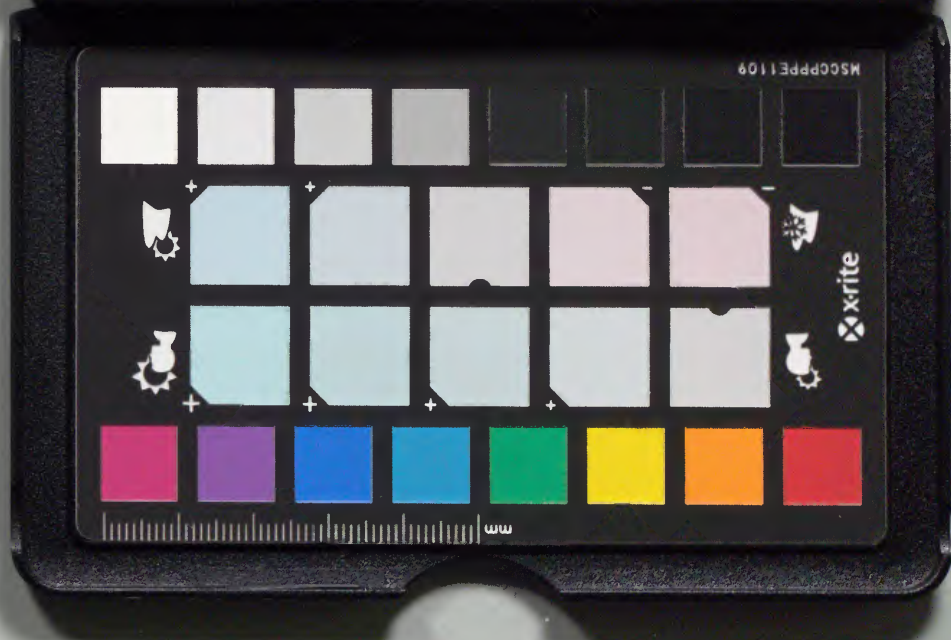


宋書

卷八十三之八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24)
函號	別 10 1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淺草文庫

梁沈約撰

宗越

吳喜

黃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覲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覲之點越為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為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

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
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
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
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鎮襄陽以爲揚
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戶
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
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
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
不得咨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值建義轉
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卽位以爲江夏

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
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
玄分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
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
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
時荊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
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
筑陽縣子食邑四伯戶遷西陽王子尚撫軍中兵參軍
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
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

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閣頃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物其家越等

武人處疆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旣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卽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

伐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寢毗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尚可宗越殺我譚金荒中僖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嶠陝及巴口建義恒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每有戰功稍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尉直閭領南清河太守昌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並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清河太守譚金勇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果忠幹勇鷲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勳義金可封平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邑百戶太壹並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武念校長生蔡那曹欣之並以將帥顯劉胡事在鄧琬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雍州遣士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

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
巖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
摧退卽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
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
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誕出城
走旣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
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
閭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遣
念乘驛還雖州綏尉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旣至人
情並向之劉胡遺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袁

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
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劭太
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
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
封邵陵縣倭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大府以其有
膂力召爲府將朱脩之拒魯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
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
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爲張悅寧
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雖州刺
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

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異調役
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
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
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
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
秦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
輔師將軍餘如故諡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
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
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
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鐘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

昇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出身爲
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
所寫旣畢聞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
經一見卽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
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
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
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太祖請喜
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
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 九
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
中黜歛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
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
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
賊卽日歸降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
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說卽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
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
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
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
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

討旣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
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
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
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
盛勳高羣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烈世荷國恩
事愧鳴鴉不懷食糗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
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命性寬厚所至人
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
至克捷事在孔覲傳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
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

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荊州遷前軍將軍增邑
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持
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
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
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
年虜寇豫州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偽長社公
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六
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
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東征白太宗得
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臯斬東土既平喜見南
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
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
而內密銜之及平荊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賓
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誅壽寂
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有疾
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
賜死時年四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讞
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
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
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劭張興世齊王詔曰吳喜出自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 八
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
刃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
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技巧甘
言說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
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
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黜歙二縣有亡命數
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帥
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
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卽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
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

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
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
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
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討
喜初東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卽當屏除袁標
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旣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
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
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皆
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
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言爲

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成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懼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入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旣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討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編小編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從

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及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恒出醜辱勞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善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唯念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

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然懷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並貪濁論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人死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亦石

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致
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
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
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
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
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
吏司便不敢問宅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
敬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
村蒲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
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念既已

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
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
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卽便打鑠解襦與著對膝
圍碁仍造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惡小人
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
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禕吾
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肯
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
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
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

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
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
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
吏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
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
附下罪豐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
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鷂之逐鳥雀耿弇
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
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
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

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曰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
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
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雌螭高自比擬當是自顧
愆豐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徒施脩林被擊物惡傷
類內懷憂恐故興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
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
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
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
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間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
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代不然

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刺墨唐堯至仁
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
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
濟蒼生班劬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
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
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
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
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若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
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
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
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
獲已耳喜罪鬻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
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
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白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
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
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徽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
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譚州回復爲齋帥
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
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

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卽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

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佐
侯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
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侯伯等至而粲已平
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玉於朝堂
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
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
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
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
挺身深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稍至寧
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

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
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
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
公增邑二千戶并前三千七百二戶改都督南兗徐兗青
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
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斷伍
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
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聞於知人冀其搏噬遣統前
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
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削靡遺及至還

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與弓劍遺思尚在軍府
回遂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
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
積臯著非可含忍應加剷除以明國憲尋其釁狀是宜
極法但嘗經將師微有塵露臯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
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
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思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
旣佳伏增慙慙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負疵釁貫以憲
綱收其搏噬雖勤效累著而屠懷于紀新亭背叛投拜
寇場異規旣扇廟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
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械氣
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襲茅升爵均
榮勳寵凶諛有本險慝滋深構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
未遂狼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王兼挾私計多所
徵索主局咨疑便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
蕃微責惟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怨李安民述任河濟星
管未周貪據衿要苦祈回奪黷譎弗已叨侈無度遂請
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啓聞傷風蠹化莫
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回
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

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
獨造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
以此爲常先是王蘊爲湘州潁川庾佩玉爲蘊寧朔府
長史長沙內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陵王翽
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
幼宗領軍戍防湘川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
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
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
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候
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
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順帝初爲輔國將軍
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閣領右細杖盪主沈攸之平
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
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
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
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顧農
夫稍至疆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邑
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
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
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

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
改封壽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戶出爲輔師將
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軍加
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
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
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
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諡曰貞肅侯伯卽
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
軍校泰始初封贛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將軍徐
州刺史鐘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
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建平王景素反道
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
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
其意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
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
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並為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祿勳琬初為州西曹主簿南譙王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梁沈約撰

鄧琬

袁顓

孔覲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並為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鎮南長史父胤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祿勳琬初為州西曹主簿南譙王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

鄧琬

一

隨府轉車騎參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爲江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原琬弟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環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祿勳前征虜長史鄧胤之體局沈隱累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心力歎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璩凶悖自取誅翦公恩及琬特免覺戮今可相爲給事黃門侍郎以旌胤之宿誠

明年出爲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以太祖世祖並第數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旣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勛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齋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其當以死報効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教卽日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戾並是諸君所見聞顧命

重臣悉皆誅戮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共成其
釁京師諸王並見囚逼委厄虎口思奮莫因身義兼家
國豈可坐視橫流今便欲舉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
王室於諸君何如四座未荅錄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
狂醜毒已積伊霍行之於古殿下當之於今鄙州士子
世習忠節况屬千載之會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文武
普進位一階轉亮爲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朔將軍
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參軍事顧
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參總書記南陽太守沈懷寶岷
山太守薛常寶之郡始至尋陽與新蔡太守韋希直並
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及彭澤令陳紹宗並爲將帥初廢
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下至盆口琬
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爲司馬加征虜
將軍加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
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
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
雷於兩岸築壘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之郡始至
孤石琬以沖之爲子勛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
與陶亮並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馳告遠
近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合

書至諸佐吏並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閣實
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
世祖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閣
是吾徒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
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
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顥梁州刺史柳元怙益
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
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
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義興太
守劉延熙並同叛逆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
將軍湘州刺史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鵠
聞尋陽兵起停住白太守進止之宜太宗以子勛起
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卽解甲不欲先彰同異敕命進道
信未報琬聞子元停鵠不進遣數百人劫迎之乃建
牙於桑尾傳檄京師曰阻陽六數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歷
時乘雲轡頤於從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
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儉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
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
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皇運重
替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

故招徒楚郢飛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
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未悔禍弒亂奄臻遂矯害明茂篡
竊天寶反道効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鴟
鴟之心蹈倫穎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翁
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隆周弛御晉鄭是依盛
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驅況孤忝惟臣子
情地兼切號感一隅心與事痛是用飲血社金誓復宗
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
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泝流電發逕取台下龍驤
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沈懷寶長
戟萬刃羽騎十羣徑出南州直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
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黃之旅梟雄三萬
風掩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洌龍驤將軍何休明
提育獲之徒勁悍之卒邪趨金陵北指閭闔龍驤將軍
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勣輕銳五千彊弩一萬飛鋒班
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撮湘雍之兵勇
敢四萬授律總威颯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悅
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
章內史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軍西陽
太守謝稚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

先書卷之四 列傳 五
境勝兵薦誠請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恩
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陵王子元席飄
陵波整衆遄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瑱練甲陝
西獻徒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
拔先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袁顛不謀同契
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
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歸誠誓爲表裏孤親
總丞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聲振谷鳴聲
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幹剛鷲譎略
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舉

戰孰能斯禦推此義銳滄海可望諸君或荷寵前朝
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寇手効節莫由
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
趣福因變立功夫旦與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
邪正_紅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名播姦騁則道消耳紀
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殷監
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
科爵賞信如讟日巫山旣燎芝艾共烟幸遵良塗無守
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購太宗萬戶侯布絹二萬匹
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

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顛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表勸
子勛卽位郢州承子勛初檄及聞太宗定大事卽解甲
下標繼聞尋陽不息而顛又響應郢府行事錄事參軍
荀卞之大懼慮爲琬所咎責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
景玄率軍馳下并送軍糧琬乃稱說符瑞造乘輿御服
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又云
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照之撰爲瑞命記立宗
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羣僚上僞號於子勛泰
始二年正月七日卽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爲義嘉
元年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

王子房車騎將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並開府儀同三
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
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鳩
棲其中鴉集其幟又有禿鶯集城上子綏拜司徒日雷
電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墮地又有鴟棲其帳上以鄧
琬爲左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
虜將軍如故進袁顛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
內史張淹爲侍中府主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並爲
黃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奔尋陽亦爲黃門侍
郎鄱陽內史丘景先廬陵內史殷損西陽太守謝暉後

軍府記室參軍孫詵長沙內史孔靈產參軍事沈伯玉
荀道林並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左丞府主簿江
又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琬大息粹悅息洵
並正員郎粹領衛尉洵弟冽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
主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軍廬陵內史王僧胤爲
祕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
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州郡並加爵號琬性鄙闇
貧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
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
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

小橫恣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太宗遣散騎
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興太守張永爲
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
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
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夫晦明遞運崇替相公
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氤氳上業狂昏承祀國
維以柰毒流九縣蠱穢三靈搢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
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睿在躬膺符握耀卷懷家國夙
夜劬勞懼社稷溼蕪彝倫左衽天威雷發氛沍冰消殄
凶譙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辜夷

即晏晷緯還光鏗鏘聞於管絃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
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昏世稱兵義同翦惡明朝不戢同
識邪正窺窬畿甸逼過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
斯怒興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
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
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
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電擊雷動使持節車
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縣開國侯王玄謨丞徒五萬董
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擁神
州之衆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劭寧朔將軍劉懷珍步
騎五千直指大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虬
穎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
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遡驚江濱越棘
吳鈞交曜畿服茹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犄角相望水
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
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焮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
臨江服旌旆掩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塵
擾區內聲沸秦中霧散埃滅豈非先鑿而嬰彼孤城以
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掩霜鋒
交集猶勁颯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焦卷之形昭然

已著朝廷惻愍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
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抵冒王威同焚
既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
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衛
奉註誤之罪一無所問琬遣孫沖之率陳紹宗胡靈秀
薛常寶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圻沖之於道
與子勛書曰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踴躍人爭效命
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
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乃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
亮爲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軍主鄭景玄荊州
軍主劉亮湘州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雒州軍主宗
庶等合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
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雒洲時琬遣閻湛之來
寇廬江臺軍主龍驤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之更使佛榮
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三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
衆來救殷孝祖爲流矢所中死軍主朱輔之申謙之張
靈符並失利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副虎賁
中郎將徐稚賓並沒孝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
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建安王休仁遣方興劉
靈遺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

孝祖爲前鋒都督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孝祖死之明日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擊大破之斬獲數千追奔至姥山而反冲之等於湖白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城陷沒大懼急呼冲之還陽州留薛常寶代冲之守赭圻先於

姥山及諸岡分立營砦亦悉敗還共保濃湖濃湖即在鵲尾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琬又遣輔國將軍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三萬鐵騎二千來屯鵲尾胡宿將屢有戰

功素多狡詐爲衆推伏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
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以書招之那
等並拒絕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誚說令
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
吳率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于赭圻於戰烏山築壘
分遣千人乘輕舸二百與佼長生爲游軍薛常寶糧盡
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
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得
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荀僧韶幢主韓欣
宗等率衆三千爲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
橋行戰復橋得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麾下
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爲追騎所刺馬軍主段佛榮
武保救之得免並殊死戰多所傷殺胡衆大敗捨糧棄
甲緣山遁走乘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擒僅得還營常
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
數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攸之率輔國將軍沈
懷明軍主周普孫江方與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吳
喜率衆來赴爲胡別軍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蔡
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員將軍幢主卞伯宗江
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沒陳伯宗益州刺史天與子

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度等皆
被重瘡走還胡軍赭圻城陷斬僞寧朔將軍南陽太守
沈懷寶僞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遇納降數千陳
紹宗單舸奔西岸與其部曲俱還鵠尾建安王休仁自
虎檻進據赭圻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艦二百大艦
五十出鵠外挑戰吳喜張興世佼長生等擊之喜支軍
主吳獻之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追
至鵠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
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
惑太宗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
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黃門郎沈懷明劉亮本
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卽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
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內史
王職之建安內史趙適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
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襲
與郡丞檀玠拒戰大敗玠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
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
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蕭欣
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
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用之

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爲御史中丞并令率郡人俱下孚衆盛世子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走世子遣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與襲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
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章太守劉衍以爲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襲何慧文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賊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

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盧洽爲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顏躍發兵應朝廷躍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躍躍懼求和許之有衆二千時琬徵慧文率衆下尋陽發長沙已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旣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真鷹揚將軍楊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齊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彊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

祖遣兵戍須陽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誑萬周曰
尋陽已平臺遣劉勔爲廣州垂至萬周信之便回還襲
番禺夜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聞萬周反便徒跣
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內交州刺史檀翼被代還至廣
州資貨鉅萬萬周誣以爲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
帛藉略袁檀珍寶悉以自入袁顓悉雍州之衆來赴尋
陽時孔道存爲衛軍長史行荊州事琬以黃門侍郎劉
道憲代之以道存爲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
景弟子世隆爲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顓起兵召世
隆不至顓旣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起義於上

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五式民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
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
又遣疆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
景文軍主劉伯符等領兵繼至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
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
迅榜捍突柵出江湖等力不能制自撞船艦殺沒數十
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顓
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顓率樓船
千艘來入鵲尾張輿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
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事在輿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若

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焦度鐵騎五匹越礮取亮不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之墮馬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砦深入賊地袁頭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旣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開水關若步戰恒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武會倉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越錢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顛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兵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顛更使胡率步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顛被攻旣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旣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興

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實覆沒都盡燒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副張喜來降說胡欲叛八月二十四日胡誑顛云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餘譚令顛悉度馬配之其夜委顛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舸悉撥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顛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報子助詐云袁顛已降軍皆散唯巴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益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

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懼不能應第二子狗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卽斬琬琬死時年六十時中護軍劉順在座驚起抱悅左右人欲殺之悅顛曰無關護軍乃止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卽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琬兒並殺之悅因羣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命蔡那子道淵以父爲太宗効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鑰入城執

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
首京都劉順及餘同逆並伏誅吳喜張興世進向荊州
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
思仁任農夫向豫章所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稍散
比至石城殺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真憲子也聞胡經
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自度不免因隨懷
真人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
送京邑張興世弟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
首信將還竟陵殺懷真竊有其功郢州行事張沈僞竟
陵太守丘景先聞敗變形爲沙門逃走追擒伏誅荊州
聞濃湖平議欲更漕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
日不決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任演成沙橋諸門
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項奔
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
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
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卽與劉道憲
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
入城殺道憲預記室參軍鮑昭劫掠府庫無復子遺執
子項以降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辭以郡
接凶蠻兵力不足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

寶稱寶稱持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
兵據白帝殺寶稱二子阻守三陝蕭惠開遣費欣壽等
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頊又遣中
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兒軍至陝口爲夷帥
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孔道存知尋陽
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
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
乃携女歸江陵遽嫁之慧文才兼將吏幹略有施雖害
王應之上特加原宥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
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
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顏躍慮虞洽還都說其始
時同逆密使人殺之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爲
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
休仁版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禽以
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
侮窺覲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
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范道興志不同逆
爲琬所誅其餘奉順見害者並爲上所愍詔曰前鎮軍
參軍督護范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離
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有憫愴可贈員

外散騎侍郎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
應生新建令軍延寶上饒令黃難等違逆識順同被誅
滅言念既往宜在追榮可贈生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
次民延寶難並員外將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豫州之
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
統水軍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
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寧朔將
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佼長生同統水軍屢戰及
興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要功次興世今封武陵
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寧朔將軍試守西陽太
守吳興全景文尚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
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並經晉陵苦戰景文超
之仍又北討破盩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葛冢石梁二處
破賊亮南伐經大戰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奉
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順陽縣並開國侯食邑
各六百戶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
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
並經苦戰靈遺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
縣佛榮封相東郡臨蒸縣並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戶假
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

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晉陵
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並經大戰
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別統軍貴口破
賊今封懷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
民封建安郡邵武縣並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輔國
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
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頓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
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
破賊在軍統攻道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
穆之朱重恩並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
之封衡陽郡衡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
郡清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三
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卒追封
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方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
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胡白城先
登封河隆縣子食邑四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
功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揚覆
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贈虞洽檀玠
給事中李萬周爲步兵校尉陳懷真以斬劉胡功追
封永豐縣男食邑二百戶劉胡南陽溫陽人也本名物

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脩之爲雍州以胡爲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爲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卽位除越騎校尉至令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段佛榮京兆人

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莅清謹爲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長水校尉明年遷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杜縣諡曰烈侯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師將軍淮南太守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年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病卒諡曰壯侯

袁顓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顓初爲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始興王濬後軍

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
軍主簿廬江太守尚書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
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時顓父爲吳郡顓隨父在
官值元凶弒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顓爲諮
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爲中書
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二年除東
海王禕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復爲義陽王昶
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
改太守爲內史復爲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
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爲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

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勛鎮
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爲永嘉王子仁左
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
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
過失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顓盛稱
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
論頗相嗔毀顓又陳慶之忠勤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
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薛公欲引
進顓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景
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再又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剋殄

待中祭酒領前軍將軍兼除吏部尚書顓游擊將軍領
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款參聞嘉策臣贊之
効寔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槩顓可封新隆縣子爰
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戶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頗
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
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
顓慮及禍詭辭求出沈慶之爲顓固陳乃見許除建安
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卽
以顓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
郡諸軍事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顓舅蔡
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
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遠
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脩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
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狎相
過常請間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
志矣旣至襄陽便與劉胡繕脩兵械募集士卒會太宗
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以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
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
顓子祕書承載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
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

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卽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
勛卽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太宗使朝士
與顓書曰夫夷波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
殷憂而啓聖明此旣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
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
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旣天
地俱情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
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免刀
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
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且
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
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
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
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兩御物然後蕩覆京都
必使藹穡俱盡自非聖上廟筭靈圖悅眉遜避維持內
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爲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
孰念旣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
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籒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
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構慝妄生窺覲成軫惑燕貫高亂
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

戴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
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悵若疑
誑所至邪詖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
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
乃當射鈞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邪跂予南
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
誰吾等並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王改觀蓬門入
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
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
念楚辭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疹裁書

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顓舅領軍將軍
袁粲是顓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子勛徵顓下尋
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顓乃率衆馳下使子勛領
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鵠尾久不決泰始二年夏加顓都
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
入鵠尾顓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
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
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
至軍士匱乏就顓換襄陽之資顓荅曰都下兩宅未成
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

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
顛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顛曰卿歷觀古今驗之與疆
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
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顛顛至夜
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鷹謂其衆曰
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成主薛伯珍及其
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
將士顛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
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間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
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
伯珍請以間言乃斬顛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俞湛之
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已功顛死時年四十七太
宗忿顛違叛流尸於江弟子彖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
得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廢帝
卽位方得改葬顛子戢爲僞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戍
盆城尋陽敗戢棄城走討禽伏誅

孔覲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父邈揚州治
中覲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讀書早知
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衡陽
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

奉牋固辭日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
居之覬遂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編於疲農
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儻潤憑附彌年今日
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覬能薄質
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
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舉非
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
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
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次之尤
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
若實有螢燭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之辰也豈
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
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
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
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
門臨海太守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
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
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
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寘清轍於是吏部尚

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覲
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尚清理並任爲散騎常侍
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
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
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旣而常侍
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覲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
改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爲吏部郎
不果遷廷尉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
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
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
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爲人
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
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
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
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
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
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覲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
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
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
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

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
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旣而正
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
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
豪麗服玩甚華顛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
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
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鄆陵人也自
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
八年覲自郢州行真徵爲右衛將軍未拜徒司徒左長
史道存代顛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
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
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
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
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
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
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
軍行會稽郡事太宗卽位召覲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
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
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至說覲以廢帝侈
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

叛若擁王郤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覲然其言遂發
兵馳檄覲子長公琛二子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
二年正月並叛逃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
年篤老又密邇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子寶先
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
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
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
時響應庾業既東太宗卽以代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
軍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唐湖卽與
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
鎮東將軍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移檄東土
蓋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嘉
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炯
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璿業綴
旒皇上仁雄集瑞英叡應歷鳳儀標昇龍燁電舉盪穢
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
維再造虧天重構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羣凶恣虐協
扇童孺叢爾東垂復淪醜迹邪回從憲蜂動蟻附聖圖
霆發神威四臨羽駟所屆義旅雲屬攬鉞所麾逆徒冰
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

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蠡或騰
焱荆河金甲燭天庭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
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
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
軍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羣風驅電邁右軍將
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
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宍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
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
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于饗
承人之總司戎統聳劒東馳申憤海曲歎氣則白日
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勅不勦以此柔服何
順不懷愍彼羣迷弗辨堯桀螳龜微命擬雷霆之衝已
枯之葉當霜飆之隊尺豎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
因禍提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筮若能相率歸
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年社稷來裔孰如身轅宗屠鬼
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覲千五百戶
開國縣侯生擒珠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
多是東人父兄弟皆已附逆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
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
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

覬所遣孫曇璿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
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
百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
咸勸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
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
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加人情乃
安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柵縣西江峴山斷遏津徑劉
延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真陸攸之溧陽令劉休文攻
景宣別砦斬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人徐
崇之率鄉里起義攻縣斬景宣吳喜至板崇之領縣事

太宗嘉休文等誠効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
中將軍行永世縣事並賜侯爵喜敬真及員外散騎侍
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
自國山進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玄孫矯之
沈靈秀黃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甚弱衆寡勢懸交戰
盡日臨陳斬玄孫黃泰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
外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卽退還水北乃柵
斷長橋保鄣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虞業於長塘湖口
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犄角
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

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
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
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唐雖云千兵至者
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
率廣武將軍高尚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
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
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
戰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
夫須人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其形
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仗

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
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衆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
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
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
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
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縣唯綏安
令巢邃秉節不移不受僞爵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
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於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
持義興軍旣爲吳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晉陵東軍震
恐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

身書卷之十四 列傳 三十四
視賊形勢賊帥林曇權程捍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
連帶捍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張永共議
捍宗城既未立可以籍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
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捍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
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
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嫌
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
展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袁標
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
城曇權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又遣千人繼之衆軍

懼將欲散矣江方輿率勇士迎射之應弦倒者相繼
璩因此敗走吳喜軍至義鄉僞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
璩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璩所事會信還云臺軍
已近璩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遠走將
爲人禽左右聞之並各散走璩與曇生焚燒倉庫東奔
錢塘喜至吳興頰置郡城倉廩遇雨不然無所損失初
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率八千人向黃鵠嶠欲候道
出蕪湖迎接南軍廣德令王蘊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
屯住故鄣曇生旣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
偏裨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參軍事因

率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係公追躡琛等陸
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卽晉
陵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夜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
潰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旣平吳中震動吳
興軍又將至顧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
鹽令王孚邀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
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追齊王張
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張靈符北討王穆之頓主江
方興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琛
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
歸順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
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
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
趨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
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
殺樓上弩手叡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
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
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
西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東
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降庾業新野人也父彥達

以幹局爲太祖所知爲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覲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趣石澗先已具船海浦值湖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嶠山村僞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唐詣喜歸誠及覲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囚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若邪村民錄送僞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叡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爲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叡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二十二日嶠山民縛覲送詣晏晏謂之曰此事孔叡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喜歸罪喜皆宥之琛子寶素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初遣庾業向會稽追使奉朝請孫長

度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就其求仗長度
不與爲標所殺追贈給事中先是鄧琬遣臨川內史張
淹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
越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
軍主崔公烈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桂遑劉越緒諸
軍並奔逸晉安太守劉瞻據郡同逆建安內史趙道生
起義討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奮
應寄生等討破瞻斬之於羅江縣鄧琬先遣新安太守
湯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黟縣縣令吳茹公固守力不
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臺軍主丘敬文等
靈賜蕭柏壽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剋斬伯子獻子首
淹屯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
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
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
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
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衆突入
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其能
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王氏蘇峻事雖
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運屬橫流世祖仗順入

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漆頹夷宗作械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寔由衆心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況長戟指闕志在陵暴者乎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剝恃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諛宜立長君太祖之罪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絕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宋書卷八十四終

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梁沈約撰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哉初爲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

康熙二十五年

宋書卷八十五

列傳

一

太子洗馬中舍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
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本
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
寓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
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其
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
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
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
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元凶弑立
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攻治宣
布莊遺腹心門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祖曰賊劬自絕
於天裂冠毀冕窮弑極逾開闢未聞四海泣血幽明同
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
穀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嶽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
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
辱之耻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
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
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艫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
右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闔橫流百
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望領塗

歌室家相慶莫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
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
恩踰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
大軍近次永清無遠欣悲踴躍不知所裁世祖踐阼除
侍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羣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
爲襁襁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
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疆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
之寇武帝脩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
閉關何爲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
點之風交易爽議旣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
管多蔽豈謂四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時驃騎將軍
陵王誕當爲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朝
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旣無入志
驃騎發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
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
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
利興貨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實允恩良聽其中若有犯
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爲令有所屈此處分
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旣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大臣在
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披葵去

織實宜深弘孝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
劔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
問劔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
甚說當時以爲知言于時按才路歷乃上表曰臣聞功
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貴故詩
稱殄悴誓迹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已伏惟陛下
膺慶集圖締寓開縣夕爽選政晏旦調風采言廝輿觀
謹仄遠斯實辰階告平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陵所漸治
亂之由何嘗不與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
寶虞典以則哲爲難進選之軌旣弛中代登造之律未
聞當今必欲崇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恣滯奚取九
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楚寧
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
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
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
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投野無滯器其可得乎
昔公叔與僕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踈嗣祁
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
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
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

進陳湯而坐以襦爵此先事之盛准亦後王之彝鑒如
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益用若
任得其才據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
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凡
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
歸守宰故黃霸治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
恩秩或入崇輝寵今益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
宜遵六年之制進獲章明庸墮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
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檜薪之
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
側敢露芻言懼氛恒典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專
不行其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
馬江夏王義恭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
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
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遂果饕餮非次旣足貽誚
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闢未遑引退及此諸
夏事寧方陳微請欵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
心非惟在已知尤實懼塵穢彝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
兩脅癰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
來逼心氣餘如縊利息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惛惛常如

行尸恒居死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
思答殊施牽課庭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
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憒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
慶吊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
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
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寵
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宅
舍未立兒息不免羸羸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祿
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小
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
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
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浹三十五加以
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
矜前時曾啓願三吳赦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
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
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是
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
於不能禪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
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死自固
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盼弘深粗照誠懇願侍

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
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愴三年坐儻疾
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
明慎用刑獄存姬典哀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旣
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聖之恒訓用能化致守平
道臻恭已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
文之吏立鞠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親
臨聽訟億兆相賀以爲無冤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
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物三宥之澤未洽於民
謹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計獲多非其實或規
免咎不慮國患楚對之下解不誣濫身遭鈇鎖之誅家
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閔莫不及罪是則一人罰謬坐者
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冤戮東海愆陽此皆
符變靈祇初咸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
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休惕
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賤吏
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
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
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
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

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諺輟歎於終古
兩造之察流誅於方今臣學闇卑韓才寡治術輕陳庸
管懼乖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
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三年下詔曰八柄馭下以爵
爲先九德成事政典居首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
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勲勤彌
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之美
粵帝所難加澆季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群品
之誦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
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分選詔且出在
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
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辦洽通兼與奪威
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皆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永
貽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
訴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至隔閼前王盛主猶或難之
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卽嗟誦滿道人之四
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怨詈况實有假託不由寢
頓者邪一詣不前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
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
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故

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樞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既成妨長寘之無所盛衰遞龍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甚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用得不須滯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荆揚子時便有意於此正訝改革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顛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躔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質辭水空而南僊去輪臺而東洎乘玉塞而歸寶奩芝庭而

獻祕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皂貢上襄
於帝閑超益野而踰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
術千氏懵其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旣秣苞以均
性又佩衡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蓄奔容於帷燭蘊箭
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疊鎔於丹縞亦聯規於朱
駁觀其雙壁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潛
策紆汗飛赭沫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旣薦始徘徊
而龍俛終沃若而鸞盼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警箭
寫秦垌之彌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蹠究遺野
之環絃若夫蹠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野而
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於北
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德星
昭衍國稱梁岱佇蹕史言壇場望踐鄙上之瑞彰江間
之禎闡榮鏡之運旣臻會昌之曆已辨感五繇之程符
鑿羣后之薦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
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駢駢翼翼泛脩
風而浮慶煙肅肅雍雍引入神而詔九仙下齊郊而掩
配林集羸里而降祊田蒲軒次巘瑄壁承巒金檢茲發
玉牒斯刊盛節之義洽升中之禮殫億兆悅精祗歡聆
萬歲於曾岫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轅之路撫埃之舞

相與而歌曰聳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
壽兮松有茂柞神極兮祝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績號慶
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鴻名
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
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
侍中領前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
以榮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
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暨
于遊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
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改行

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盧長史康
陵太守加冠軍將軍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
如故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章令
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時比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流
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拔莊爲長史府尋進號撫
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郡太守莊多疾不
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卽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
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誅云贊執堯門引漢昭帝
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
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誅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

宋書卷八十五 列傳 七

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少長
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
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及卽位以莊爲
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
中書令常侍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
十人本官並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光
祿大夫常侍如故諡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
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
夫

王景文琅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海大

伯父智少簡賚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
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
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
高簡豈聞此輩論議其見知如此爲太尉咨議參軍從
征長安留爲桂陽公義真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還
爲宋國五兵尚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
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爲侍
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
大明末爲尚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父爲特進左光祿
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尋薨追

贈開府諡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
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
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
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
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
出爲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
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咨議參軍
仍度安北鎮軍府出爲宣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黃門
侍郎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間使歸款以父在都邑
不獲以身及事平頗見懃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錄司
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入爲御史中丞秘書監領
越騎校尉不拜遷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
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顛俱南北之
望並以補之尋復爲左長史坐婦墓開不臨赴免官大
明二年復爲秘書監太子右御率侍中五年出爲安陸
王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又徵
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
右衛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
兵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位徙秘
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

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尚書景和元年
遷右僕射太宗卽位加領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
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
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僕
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固
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
不拜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
豫州之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
常侍服闋乃受太宗翦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
佐大業乃下詔曰夫良圖宜國賞崇彝命殊績顯朝策
勤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
體兼空實誠備夷阻寶曆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
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樞實資多士疏
爵疇庸寔膺徽列尚書右僕射領衛尉與宗識懷許正
思局通敏吏部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淵器情閑茂風業
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寔允勲典景文
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
城縣伯食邑五百戶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戶進號
鎮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鎮南昌領豫

章太守餘如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已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旣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尚

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不
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于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
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于木綢繆
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
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
由來用宗室驃騎旣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
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鎮如此則揚
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
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徒領中書令常侍僕
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

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尚書右僕射褚淵宣言以古
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
並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
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
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
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
州曰臣凡猥下劣方園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
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橫至夙夜焦戰無地容
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乞
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卽欲
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
所聞比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是臣屬
旣不識此人卽問郗顯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
參軍事謝儼口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
儼元由荅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不知聞此之日
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
若守爵散輩寧當招此誠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竊州任
倏已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
以臣凡走豈可躉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
迫失常況臣髮醜人羣病絕力効穢朝黜列顧無與等

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
俸足以自周又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臣款誠
上詔荅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送
牒署竟請敕施行此非密事外問不容都不聞然傳事
好訛由來常患般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
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
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
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
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
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
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
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疆賣狼物
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
發船車並啓班下在所有卽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
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
之世巢徐二載位不過執戟權充人主顏師伯白衣僕
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
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
省事及輟童並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
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

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太子傳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
安不懼差於絜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高有危
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灾木雁兩失有心於
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
之草亦瘁於踐蹋高涯之脩榦與深谷之淺條存止之
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
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
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
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
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
悔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絀教死於
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
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
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言凶大期正應委之
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
先正是依稀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言者是其命吉
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
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
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
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

可與其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頭
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
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
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
在運何可預圖邪時上既有疾而諸弟並已見殺唯桂
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
駕皇后臨朝則文景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
重歲暮不爲純臣恭豫元年春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
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死
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
刺史如故諡曰懿侯長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
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絢卽大
曰草蓊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秘
書丞年二十四先景文卒諡曰恭世子子媯襲封齊受
禪國除景文兄子蘊字彥深父楷太中大夫人才凡劣
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
初卽位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
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不悅語之曰阿益汝必
破我門戶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爲中書黃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在義

與應見收治以太后故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黃門
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
朱雀門戰敗被創事平除侍中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
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密有異志
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遣
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
爲郢州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爲變
據夏口與荊州連橫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
衛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爲途蘊密與司徒袁粲等
結謀事在榮傳事敗走關場追禽斬於秣陵市景文
子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恭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
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籍甚榮貴之來匪由勢
至若恭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並路傾覆
之災庶幾可免庾元規之讓中書人義在此乎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梁沈約撰
殷孝祖 陳郡長平人也 曾祖羨 晉光祿勳 父祖並不達 孝祖少誕節 好酒色 有氣幹 太祖元嘉末 為奉朝請員 外散騎侍郎 世祖以其有武用 除奮武將軍 濟北太守 入為積射將軍 大明初 索虜寇青州 上遣孝祖北援受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梁沈約撰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 陳郡長平人也 曾祖羨 晉光祿勳 父祖並不達 孝祖少誕節 好酒色 有氣幹 太祖元嘉末 為奉朝請員 外散騎侍郎 世祖以其有武用 除奮武將軍 濟北太守 入為積射將軍 大明初 索虜寇青州 上遣孝祖北援受

康熙二十五年重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

一

刺史顏師伯節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遷西陽王子尚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爲盱眙太守將軍如故還爲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遷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恭平之隆非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逾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便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逾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內外憂

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前鋒諸軍士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笏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青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士攢射飲

不獲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時年五十二追贈

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祔歸縣侯食邑千戶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諡曰忠侯孝祖子悉爲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劭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頴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劭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劭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廣州爲亂劭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慤

又命爲府軍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
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勳行寧朔將軍湘東內史領軍
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
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
據廣陵爲逆勳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
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閣先是遣費沈伐陳
檀不克乃除勳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勳旣至
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
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
帝卽位起爲振威將軍也騎校尉入直閣太宗卽位加
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勳爲逆四方
響應勳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
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勳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
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
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寶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
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
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未冬薛道標龐孟虬並向
壽陽勳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
依將軍王廣之求勳所自乘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
勳勳以法裁之勳歡笑卽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

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
拜及琰開門請降勅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
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改督益
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拜還京
都拜太子左衛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琰初求救索
虜虜大衆屯據汝南太始二年以勳爲征虜將軍督西
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奇珍據汝
南與琰爲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
河公長社公攻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
軍主楊文長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太宗嘉其功

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含淮縣男食邑三百戶以
文長代爲汝陰太守除勳右衛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
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
除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
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勳遣龍驤將軍曲
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散虜子都公闕于拔又率三百
人防運車闕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
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卽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
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勳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弋陽
以西會虜寇義陽臺瓘大破之虜上其北豫州租有車

二千兩勔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
西人賈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
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示勔使具條荅勔對曰
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
爲獯醜侵縱乘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
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
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人數年
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
米二百四十萬斛旣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
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若不足恃此不須闕俱是
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鄆以受腹背之災且
七千餘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非
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可襲之機在
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
蹙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
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桓式
實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戀本之
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救荆雍兩州
遣三千精兵從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鄆城臣又以爲
鄆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蠻接險數百里中裹糧潛進

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
尅捷不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據數城
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
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
臣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
尅今定是爲賊所畏不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
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指掌可
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云龍山雉水魯奴王景
直等並受朝爵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敕命臣以爲
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廷誓欲立功自
蒙榮爵便卽逃遁殊類之效猾豈易聞期兼王景直是一
亡命部曲不過數十人之旣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
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
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容只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
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瓠二百里
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辦臣竊尋元嘉以來倉荒遠人
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計虜魯爽誕說實挫國威徒
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
後悔界上之人唯視疆土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
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爲河畔所弊太宗

納之元友議遂寢勳與堂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
子超越羽林監式寶於誰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
餘人勳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珍奇爲使持節都督
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
侯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陽關
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
守真陽縣男食邑二百戶珍奇爲虜所攻引軍南出虜
追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
五年汝陰太守楊文萇入潁破虜於荆亭及成西詔進
勳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年徵拜散騎
常侍中領軍勳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
勳啓徧示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
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往之志若世道寧晏
皆當申其所請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
彷彿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
其年南兗州刺史齊至出鎮淮陰以勳爲使持節都督
南徐兗青冀關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軍如
故出鎮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
年解都督假號并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
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

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勅解職勅曰吾執心
行已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灾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
得免桂陽王休範為亂奄至京邑加勅使持節領軍置
佐史鎮扞石頭既而賊眾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
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勅勅至命閉航道隆不
聽催勅渡航進戰率所領於桁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
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寔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
石宣輝日非識洞情靈一理感生極豈有捐驅衛主舍命
匡朝者哉故持節鎮守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
陽縣開國侯勅思懷之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

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蕃扇
逼擾京甸援桴誓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
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壺峻節均風往德
歸茂先軌泉途就永寃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悼史可
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諡曰忠昭公子俊嗣順
帝昇明末為廣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勅弟敦大始中為
寧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侯爵諡曰
質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霑蹠而其後無聞於漢陸
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為戮上國劉勅克壽

春士民無遺芻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
圍美矣

一史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采沈約撰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
慧為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
為秘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
肩或二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史書卷八十七

列傳

一

恩威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
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
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
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
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與王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
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
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
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沖之
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
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
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
軍徐沖之爲偃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
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
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
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
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
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
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
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
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

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

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瑛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出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毋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梓柯越嵩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

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氐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没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及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旣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過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旬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

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啓路絕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啓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薦費欣業萬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爲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諳已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

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復爲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肯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獻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爲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尚方頃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項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爲錄事參軍行郡事復爲豫州別駕太宰戶曹屬丹楊丞尚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年除黃門侍郎出爲山陽

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
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爲
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卽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
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
龐道隆爲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
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
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從弟前馬頭太
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
季子等竝勸琰同逾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
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冗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

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
二人至卽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旣土豪鄉望內
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
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
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戶特
緩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裕起義於懸瓠收兵
得千餘人袁顥遺信誘裕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
爲信珍奇卽日斬裕送首詣顥顥以珍奇爲汝南新蔡
二郡太守太宗追贈裕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虬爲司
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虬不受命起兵同于勛于勛召

孟蚪出尋陽而以孟蚪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琰
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
為司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
使以琰為輔國將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
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龐道隆慮其為禍乃請奉表
使尋陽琰卽以叔寶為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
內猶分停壽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太宗
遣輔國將軍劉劬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鎮
歷陽為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
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戶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勛

進軍小峴初合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于
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
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為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太宗卽
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
以為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
龍驤將軍姜產之馬步三軍助勛討琰義軍主黃回募
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為
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
郡起義於陳郟城有衆一萬太宗以為司州刺史後虜
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順柳倫皇甫

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二百里
勛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旦始至壘壘
未立順欲擊之時琰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
烈士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
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旣而勛營壘
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勛錄事參軍王起前部
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勛奔順順因此出車攻勛順
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稍
關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冠三軍軍
中並懼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闕率軍來會步兵校尉

龐沈之助裴季戎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求起
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得八
百餘人於淮西爲遊兵珍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
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趙叔寶助
之慈孫等爲伯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
參軍叔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辨進順等至無不瓦
解唯齋一月日糧旣與勛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
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
勛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
半相持旣久彊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

彼糧將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
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
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
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
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
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
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
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
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
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之
手何憂不至即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
衆力旣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
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
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
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卽復夜往燒米車驅
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三月一
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於是方軌
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
外黃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
小峴埭回擊大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

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
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
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
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
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
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况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
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
何故苟困士民自求糜膾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
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土又遣
王道隆齎詔宥瑛罪勳又與瑛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紀
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茂刈百僚縱毒
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
願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
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
疑成此乖逾資斧所臨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冑信
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
參軍亦塞國網間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
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
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
上敕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

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
標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
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
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掃灑之望
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
加研覽琰本無及心事由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
遣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
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
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勳築長圍始
合田益之事獲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
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
子勳子勳以定光父孟蚪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
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人援定
光屯軍柳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蚪乘勝進軍向壽
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
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勳入其營
勳逃避得免式寶得勳衣帽而去勳於是乃豎長圍治
攻道於東南角并填壘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
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頽落旣傷將士又使人情沮
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勳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壘擲

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三日壘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壘中土不過二三寸勳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壘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稿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尋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

蚪至弋陽勳遣呂安國垣閔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將軍孟次陽拒之孟蚪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幸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蚪於蓼潭義軍主陳旆又破之於汝水孟蚪走向義陽義陽已爲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爲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蚪敗走開門出降勳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東道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默窮愁不親戎政去來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遠顧命寄託朝廷旣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

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蚪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
袁顛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
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
二南憑袁顛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
理方今國網疎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
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
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
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
事况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
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
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使
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
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寔
復多白薛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
合肥勳遣許道蓮馳赴合肥助裴李文又遣黃回孟次
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縱之道標率
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勳所遣諸軍未至爲道標所陷
季文及武衛將軍棄慶祖力戰死之勳馳遣垣閎摠統
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
父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

叔寶曰我乃信汝恐爲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勛改問
有傳者卽殺之時琰子邈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邈
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間自建康出使防送就道議者
以爲宜聽邈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感
不從邈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
千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
守閻湛之據郡同途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
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
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
一月常珍奇乞降慮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卽以

珍奇爲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帥
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
淮西七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
者太宗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
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
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勳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
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
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
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垣
閔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

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二百戶黃回葛陽
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僞節還京都又之爲王景文
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
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
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
積時爲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
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啓
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
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覲禮雖篤弟隙尤

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表遺親
 之內奉送
 是神氣
 以代前
 命也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梁沈約撰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
 為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為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
 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泊擊反
 胡曰龍子滅之田是為偽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

康熙五十年重修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一

都摠統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
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
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衆擊永宗
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衆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
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
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
不可克蓋吳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
將軍北弘農太守漸強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
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
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

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
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魯爽向虎牢安都
復隨元景北出卽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版會爽退安
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
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四月十
四日至朱雀旂橫矛矚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
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
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
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安都後征關陝至日口夢仰
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

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梟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稍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勲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

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權直免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兗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陽與遣將鄭德玄成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梁巖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爽尋以大衆阻大峴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討爽

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
緒懼怯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
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
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
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
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生
習戰陳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及時人皆
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并
前千戶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
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

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
將劉湛及譚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
賊陣右譚余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
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
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
劉元儒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衛率大明元年虜向
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馬軍北
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並受徐州刺史申垣
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
河耀威而及時虜已去垣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嘗

向左城左城去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
不宜分行至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
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
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垣繫尚方任榛大抵在
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皆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
能久自保藏屢爲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
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爲太子左衛率十年
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卽位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永
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
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

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卽位進號安北將軍給鼓吹
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初安都從子索兒
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閣從誅諸公封武安縣
男食邑二百戶太宗卽位以爲左將軍直閣如故安都
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
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
並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出攜安都諸
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
固並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道固
遣子景徵傅靈越領衆並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

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
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
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琰不同率所
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
等未戰潰散並爲索兒所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爲
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
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
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
形旣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說闡令降闡旣降
索兒執闡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

掠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
垣山寶王寬員外散騎侍郎張真震蕭順之龍驤將軍
張季和黃文玉等諸軍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
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擊大破之索兒又虜掠民穀
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之擊之索
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旣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
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
子孝叔所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范雙走向合肥詣南汝
陰太守裴季降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劭攻殷
琰於壽陽傳靈越奔逃爲廣之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

傳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荅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動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子勔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欵曰

臣庸疎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東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旣已歸順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二年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卽授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柔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

起兵長史蘭陵儼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柔乾前軍
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淺見誅員外散
騎侍郎孫耿之擊索見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
見殺並為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充
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
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雖二州之
間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寔虬攻順陽
克之略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雖州刺史巴陵王休若
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並禽先
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圍城在彭城東北始同

安都未亦歸順太宗以為東徐州刺史復為虜所沒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
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為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
秀起家為東海王禕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
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武康令尚書
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為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
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即位為建安王休仁安南錄
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東安二
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
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

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
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
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
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果爲帝
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閣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
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既至爲文秀所執尋見
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
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琰三軍赴朝庭
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
舉勸令同逆文秀卽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

順事在安都僮彌之青州強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
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
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
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義文秀司馬房文
慶謀應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
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
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
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
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
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暲東莞東安二郡太守

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嵩等並進軍攻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八月尋陽平定太守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隨僧嵩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恃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郎親爲戎首一

不加身乎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壟旣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臯卽安本任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

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諶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
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
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
五百戶虜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
仁所破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
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
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
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
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尅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
其城爲虜所陷文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

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鬪甲冑生蟣虱五年五
月二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
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旣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
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囚執之牽出聽事前剝
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
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
爲設酒食饌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
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武亦爲虜所殺文
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

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郡太守民集恭
破古冢得玉鎧道固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
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
出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
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途上卽
還道固本號爲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微軍主
傅靈越率衆赴安都旣而爲土人起義所攻屢戰失利
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奏詔歸順先
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旣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
進輒爲道固所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
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
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
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
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
梗其此之謂乎

Blank columns for text.

Blank columns for text.

